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九 〇 一 次 會 議

第 十 五 年

一 九 六 〇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及 十 五 日

紐 約

目 次

	頁 次
臨時議程(S/Agenda/901)	I
通過議程	I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秘書長關於執行安全理事會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決議案 S/4387、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 S/4405 及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決議案 S/4426 的第四次報告書(S/4482 and Add.1-3); 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南斯拉夫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485);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二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506)	I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九百零一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三午後八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E. ORTONA (義大利)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錫蘭、中國、厄瓜多、法蘭西、義大利、波蘭、突尼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臨時議程(S/Agenda/901)

- 一. 通過議程。
- 二.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秘書長關於執行安全理事會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決議案 S/4387、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 S/4405 及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決議案 S/4426 的第四次報告書(S/4482 and Add.1-3)；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南斯拉夫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485)；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二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506)。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秘書長關於執行安全理事會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決議案 S/4387、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 S/4405 及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決議案 S/4426 的第四次報告書(S/4482 and Add.1-3)；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南斯拉夫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485)；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二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506)

一. 主席：依照前幾次會議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決定，本人擬在理事會的同意下，邀請南斯拉夫、印度尼

西亞、迦納、幾內亞和摩洛哥的代表列席理事會會議。既然沒有異議，我就請上述各國代表列席理事會會議。

Mr. Quaison-Sackey (迦納), Mr. Caba (幾內亞), Mr. Wirjopranoto (印度尼西亞), Mr. Aboud (摩洛哥) 及 Mr. Vidić (南斯拉夫) 應主席請就理事會會議席。

二. Mr.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七月二十二日及八月九日所通過的關於剛果共和國情勢的各項決議案，毫無疑問地表明了安全理事會對該國決定採取的各項步驟的主要目標何在。這個目標是要將比利時軍隊自剛果共和國驅逐出境，並保障該國的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

三. 可是，這個主要目標迄未實現，剛果共和國的情勢大體上依然極度緊張，對國際和平及安全，尤其是對非洲的和平及安全，構成了直接的威脅。

四. 北大西洋條約組織中比利時的各同盟國代表要想使安全理事會相信比利時政府確有恪遵理事會決議案的充分決心，他們爲了這一點，幾乎感動得流淚。比利時政府本身口口聲聲堅持它願意遵守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虛偽說法。可惜，秘書長居然也支持這種說法。

五. 但是，讓我們看看實際情形是怎樣。從秘書長所分發的文件就可以看出，事實是比利時軍隊尚未完全撤出剛果領土，幾時撤退完畢還不得而知。

六. 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一日，秘書長在安全理事會中說，他獲得“比利時政府將所有戰鬥部隊在至多八天之內撤退完畢的正式保證”，並且說“理事會主要考慮到的問題……因此就可以視爲確實解決”〔第八七次會議，第二十九段〕。

七. 可是，我們讀到秘書長在一九六〇年八月三十日，也就是在上文所述的八天之後所提出的第三次報告書[S/4475]，知道比利時軍隊依然還在剛果，比利時政府於是又另外定了一個撤退軍隊的日期，即九月三日及四日。可是到了九月四日，我們驚訝地聽到

秘書長說，在基東那基地駐有六百五十個比利時軍官和士兵，並有兩艘比利時砲艦依然留在勃那那海軍基地。秘書長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四日發給比利時外交部長的電報〔S/4475/Add.2, 第二節〕透露了另外一點離奇的細節：駐基東那基地的司令官似乎到那時為止還沒有接到準備將比利時軍隊從該基地撤退的訓令。

八。至於在剛果其他區域內，特別是在比利時設在剛果的主要基地卡明那，尚有多少比利時軍隊，秘書長的第三次報告書並未舉出確數，但是提到這些軍隊從伊利沙白市和卡明那基地的撤退有所遲延。可是，情形還不止於此。第三次報告書指明，比利時方面在卡明那和基東那兩地分別留下一千人和五百人，冒充為“專家”和“技術人員”，這是秘書長知道的事，甚至得到他的許可，實令人驚異。

九。這一切豈不證明，關於從剛果撤退軍隊的事，明明故意在向安全理事會謊報嗎？連秘書長也不得不在他致比利時外交部長的電報中承認這一點，電文有如下一段：

“這項情報在比利時政府原定將比利時軍隊撤出剛果的期間屆滿後過了五天收到，內容與貴部長的代表在幾天以前所提出的情報抵牾，其嚴重性無須本人向貴部長強調。”〔S/4475/Add.2, 第二節, 第三段。〕

哈瑪紹先生並且說：

“本人不得不對這種拖延情事及對收到的錯誤情報，重申正式的抗議。同時本人認為必須附帶表示，對於比利時政府本着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精神所從事的合作因此令人懷疑，使我個人痛感失望。”〔同上, 第四段。〕

一〇。所以，這是公然破壞安全理事會關於比利時軍隊撤出剛果的各項決議案，實不可能再有任何疑問。比利時侵略者，在北大西洋條約組織中盟邦的援助下，實施這種破壞行動，顯然意圖爭取時間，以便對這個年輕的非洲國家進行顛覆活動。

一一。不消說，安全理事會在要求比利時軍隊立即完全撤出剛果共和國領土時，根本沒有想到那些軍隊從剛果撤退會拖延數月之久，也沒有想到基東那和卡明那兩基地會繼續掌握在美其名爲“技術人員”的比利時士兵手中。

一二。這便是比利時軍隊從剛果撤退的現狀。

一三。根據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派往剛果的部隊的司令部做些什麼來協助保障剛果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及

政治獨立呢？聯合國秘書長及聯合國司令部的工作在這方面有了什麼成績呢？坦白地說，結果是十分可歎。在一個多月以來，比利時政府及爲其後盾的帝國主義龐大壟斷企業一直在世人眼前公開鼓勵宗貝和卡隆奇之類罪惡份子的顛覆活動，在設法煽動剛果內戰，企圖支解這個年輕而尚未穩定的非洲共和國，並且在想盡一切可能方法策劃對剛果政府的陰謀。

一四。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各國的顛覆活動尤其明目張膽地在剛果的首要一省卡坦加境內進行。人人有目共睹，比利時在北大西洋條約組織中盟國的支持下，把這一省逐漸變成爲一處軍營——與剛果共和國合法政府敵對的部隊的兵營。

一五。據蘇聯政府所得的可靠情報，比利時政府正在派入其他單位以替代從卡坦加撤退的軍隊。就在最近，一百名比利時憲兵冒充爲技術顧問到達卡坦加，替宗貝訓練警察部隊。比利時當局匆匆成立所謂義勇軍的支隊對剛果合法政府作戰，其中包括冒充技術顧問的比利時軍事人員。比利時司令部把卡坦加省內的歐裔男子全部武裝起來；據某些數字統計，卡坦加省內共有二萬名左右比利時人領得武器。比利時駐卡坦加軍隊司令官蓋遜將軍奉比利時政府的訓令，直接下令在所有幹道、橋樑及其他戰略要衝之處敷設地雷，以防剛果國軍進入省境。比利時干涉主義者在竭力訓練及裝備宗貝傀儡政府的軍隊，並且拿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倉庫中的輕型及重型武器供給他們。

一六。聯合國秘書長於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致比利時駐聯合國常任代表的節略〔S/4482/Add.1〕講到比利時以武器供給剛果境內反抗政府的部隊。這項節略指出：

“現在收到業經證實的報告，謂昨日有武器貨運一批由沙比那航空公司的一架 DC-7 式民用飛機在伊利沙白市飛機場卸落，上面附有‘比利時武器’或類似的標記，估計共重九噸。”

一七。所有這些事實證明，安全理事會歷次決議案中關於保障剛果共和國領土完整的部份也同樣未曾遵守。

一八。在這方面也應當提起下面一點。我們都知道，七月十四日的安全理事會決議案〔S/4387〕授權秘書長在剛果境內採取軍事性質的措施，但是安全理事會把這類措施看作完全是聯合國對於該國政府的協助。這類措施一律必須在與這個政府諮商後方可採取，而且依照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規定，預定採取“直至剛

果政府在聯合國技術協助下努力之後認為”——並非哈瑪紹先生認為——“國家保安部隊能充分擔任其工作時為止”。

一九．我要特別強調，這項決議案毫無疑問地表明，必需的協助應向剛果共和國的合法政府提供，不應向任何其他方面提供。

二〇．可是，聯合國軍司令部自開始工作以來就對剛果的合法政府置諸不理。儘管安全理事會明白決定，聯合國的一切措施概應與剛果共和國政府諮商進行，聯合國軍司令部並未進行這種諮商，其在剛果境內採取的行動反而往往違背該國政府的意願。

二一．剛果共和國副總理季任加先生在一九六〇年八月六日說得很對：秘書長“竭盡所能對保衛剛果人民利益的剛果共和國政府置諸不理”。這件事實由剛果共和國總理魯孟巴先生於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日致秘書長的電文也可佐證。魯孟巴先生說：

“政府注意到秘書長非但拒絕供給它所要求的軍事援助，而且故意拒絕依照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決議案的規定，就其認為必須採取的一切步驟與政府諮商。於此必須強調，共和國政府與聯合國秘書長之間發生的一切事件，正是由於後者拒絕依照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正式建議與政府諮商所致。迄今為止，一舉一動都彷彿像是聯合國駐剛果司令部要取共和國政府而代之。”〔S4448。〕

二二．那是總理的電文。然而，問題不僅在於聯合國軍司令部及秘書長個人漠視剛果的合法政府。他們非但不幫助這個政府，反而公開企圖減損它的威望，並且千方百計阻撓它為恢復國內秩序及正常情況所作的努力。他們聽受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各國，特別是美利堅合眾國的擺佈，要把根據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派往剛果的部隊用來破壞理事會的決議案。聯合國軍司令部及秘書長個人推行一種鼓勵背叛民族分子的政策，這些分子為了討好殖民主義者，情願犧牲本國的獨立、出賣本國的領土。他們還使用陰險的伎倆，在若干國家供聯合國軍司令部調遣的軍隊與剛果政府軍隊之間造成摩擦。

二三．卡坦加省原來由比利時軍隊佔領，現在實際上變成由比利時軍隊與聯合國軍共同佔領。聯合國軍之駐在卡坦加省，對於比利時當局從事將該省自共和國分離的活動，毫無阻礙。比利時人現在甚至覺得更有信心，更加安心，因為在聯合國的掩護下，他

們可以倚靠聯合國軍抵擋剛果人民的公憤。但是，剛果人民不願是那一批外國人用武力佔據這一省。他們祇關心一件事：他們被剝奪了成為其本國主人翁的機會，而在目前，這個機會主要是被聯合國軍剝奪的。

二四．聯合國軍司令部的行動在最近幾天尤其放肆。奉這個司令部的命令，在聯合國旗幟下行動的軍隊佔領了雷堡市中央無線電臺，禁止剛果合法政府的代表進入，儘管政府提出強烈抗議，還是採取了這項行動。他們還佔領了共和國首都雷堡市的飛機場及剛果境內其他市鎮的飛機場，並且把四周圍攔起來。聯合國軍司令部甚至不許剛果國軍司令官所乘的飛機在雷堡市飛機場降落，還居然說如果企圖降落，便要開鎗射擊。此外，剛果政府要求立即撤離飛機場及無線電臺，而自命為聯合國駐剛果代表的一些人竟拒絕與政府舉行談判。然而，這些代表事實上是經剛果政府邀請而來到剛果國土上的。雖然現在據報聯合國軍對無線電臺及飛機場的控制已略為放鬆，可是這些設施尚未確實交還政府，政府也還不能自由利用這些設施來行使主權。此外，議會建築物四周實際上已被聯合國軍圍攔起來。連頒發及收驗護照的事也由聯合國代表接管。這叫作是關心這個年輕的非洲共和國的獨立！聯合國軍還在邊界實行檢查，憑什麼權力，誰也不知道。

二五．秘書長根本無權不經安全理事會同意而自行採取這類極關重要的政治措施，這是非常明顯的。這類措施的用意也無疑是在破壞合法政府的地位，阻止它治理這個國家。難道這不是與剛果人民的公敵串通共謀嗎？

二六．這種行動不叫作通敵共謀，還能叫作什麼呢？因為剛果共和國衆議院議長卡宋戈先生曾以剛果議會的名義發電報給聯合國軍司令部，要求聯合國軍停止干涉剛果內政，並將所佔領的無線電臺及飛機場迅即交還剛果政府，而聯合國軍司令部竟置之不理。

二七．秘書長的第四次報告書中要求將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的軍事部隊解除武裝，這項要求情節可疑，應予特別注意。至於由比利時人及其盟友武裝起來及受其慫恿下的叛亂分子的軍隊，秘書長卻從未提起過解除他們武裝的問題。對於剛果境內真正擾亂治安的人，他沒有說過一句譴責的話，也沒有表現任何堅決態度或決心。可是，正當剛果合法政府的軍隊似乎能够恢復國內秩序的時候，秘書長趕緊要求安全理事會授權將這些軍隊解除武裝。

二八。顯然，聯合國軍司令部及秘書長個人都不喜歡看到這種秩序的恢復。當大家已經知道，比利時在美國和法蘭西支持下，正在策劃推翻魯孟巴政府的陰謀之際，秘書長在第四次報告書中提議將剛果軍隊解除武裝，聽起來未免格外可疑。

二九。大家知道，曾經有計劃在九月六日午前九時將魯孟巴政府全體閣員逮捕。那次沒有成功，後來又企圖在九月十一日逮捕總理，結果也告失敗。

三〇。在剛才分發的魯孟巴總理的電文中，他說合法政府的總理受阻不許進入無線電臺播音室向人民宣佈他並未被捕，以安民心。魯孟巴先生續稱：“我再度遭受聯合國堅決拒絕。守衛無線電臺的兵士甚至以開鎗威脅我。可注意的是，波利康戈先生聚集了一羣叛亂領袖，在當天下午前往無線電臺。他得到聯合國當局的許可，在電臺上作廣播演說。”〔S/4515，第一節。〕這算是支持剛果政府！

三一。當安全理事會上次會議正在舉行之際，聯合國駐剛果司令部不通知安全理事會，逕行開始將剛果軍隊的一部份部隊解除武裝。而且，聯合國軍司令部現在竟違反安全理事會的所有決議案，在卡坦加省邊界一帶命令所謂“停火”，公開出而支助該省的叛亂份子。這項命令其實是禁止中央政府軍隊進入卡坦加，也是在軍事上支持受比利時保護的份子打擊剛果共和國的完整及獨立。

三二。未經安全理事會同意，秘書長就設立了一個“停戰委員會”，由他的同胞摩勒斯瓦特上校為主席，奉命保護卡坦加省的邊界。

三三。聯合國秘書長的這些行動，不能不說是濫用安全理事會託付給他的權力。

三四。秘書長在他的報告書及口頭陳述中，迭次表示聯合國在他領導之下於剛果採取的任何行動，都不應成為干涉剛果共和國的內政。例如他在提交安全理事會的第一次報告書中就說，“聯合國部隊不應參與國內衝突”。他在第二次報告書中重申“聯合國軍不能成為任何國內衝突的一造或加以干涉”。他在一九六〇年九月七日發表的第四次報告書中曾作同樣的聲明。

三五。可是，雖有這些鄭重聲明，聯合國軍司令部及秘書長個人自從在剛果開始工作以來，顯然而且確實是採取了完全不同的作風。他們拒絕與剛果合法政府合作，並參與反對政府的鬭爭，從而已在剛果境內各派政治力量衝突中採取了確定的立場，這便是支

持其中受殖民國家擺佈的力量來反對鞏固剛果共和國獨立的政策，鼓勵非洲人民民族自由運動的分化，並幫助帝國主義國家打擊這種運動。

三六。聯合國軍司令部及秘書長個人贊助叛亂份子和分離主義者並與反動勢力為伍，於是就違反了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規定，其中重申“駐剛果之聯合國軍不參與憲政或其他方面之任何國內糾紛，亦絕不加以干涉或被用以影響其結果”。

三七。不論發表什麼聲明來掩飾聯合國軍司令部的行動，也不論秘書長對這些行動提出多少解釋及說明，上述事實是不能否認的。

三八。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聯合國秘書長哈瑪紹先生在剛果問題上不幸採取的失當立場。人們有充分理由認為聯合國的最高長官——秘書長——在執行安全理事會關於剛果的決議案時，未能表現他最低限度應有的公正態度。在如今發生的情勢中，事實證明聯合國首長是本組織內最公開贊助殖民主義者的分子，從而使聯合國在世人目光中聲譽低落。

三九。蘇聯國務院總理赫魯曉夫先生在九月十三日對英國“每日快報”發表的談話中說：

“剛果的確是世界上所有政治家和政治人物最關心的問題。對剛果的態度是今天考驗許多國家的政策、尤其是聯合國的政策的試金石。大家知道，聯合國秘書長哈瑪紹先生根據安全理事會的決議奉命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幫助剛果政府確保這個新興非洲國家的主權及獨立。可是，假使分析一下剛果局勢的發展過程，就不得不承認聯合國秘書長哈瑪紹先生並未完成他受託的任務。哈瑪紹先生的行動，事實上正好迎合那些素來採取殖民主義立場的國家的政策。”

四〇。說到這裏，讓我們再來看一看秘書長的第四次報告書。他在其中重新正式宣告他的“中立”，但在同一報告書中，他竟主張站在共和國公敵的一邊干涉剛果內政。他曲解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意義，要求剛果境內“當事各造”——事實上祇有一個受叛亂份子反抗的合法政府，何來“當事各造”——都不許從國外獲得任何幫助，“當事各造”之一據說是中央政府。

四一。以這種態度處理這個問題顯然是曲解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因其中規定不許向剛果政府的敵人提供協助，而並非不許向政府本身提供。七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 S/4405 籲請所有各國勿採取足以妨礙“剛果政府權力之行使”的行動，但是這並非指

旨在幫助政府行使其權力的行動而言。同一決議案不許採取“足以損害剛果共和國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的行動，但是這並非指有助於鞏固該國獨立及完整的行動而言。

四二。秘書長憑什麼理由反對向中央政府提供協助呢？他在第四次報告書中，對於在比利時侵略者保護下破壞國家政治及領土統一的分子，加以包庇。他形容剛果局勢無非為“以憲政問題為中心……之內爭”。這種說法是故意拋棄一切正義觀念。剛果人民此刻所爭取的主要是這個年輕國家的真正獨立，它的獨立生存，以及國內殖民制度的徹底消滅。

四三。可是，駐剛果的聯合國軍司令部及秘書長所採的立場，使得西方國家可有機會充分利用聯合國來掩蔽它們在非洲、特別是在剛果共和國實行帝國主義的圖謀。

四四。拿一件事來說就夠了：經由聯合國派往剛果的所謂專家，有不少是秘書長從西方陣營中的國家、特別是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會員國中挑選出來的。例如在剛果有從加拿大來的二四六人通信隊、從巴基斯坦來的二四〇人兵工連，及從丹麥和挪威來的給養隊。聯合國軍司令部的軍事顧問團也有一大部份是以美國為首的軍事集團成員國的代表。

四五。有一件事也並非出於巧合：好久以來擔任哈瑪紹先生駐剛果主要代表的人是他的一位助理，美國國民彭起先生；最近剛果激戰期間，在當地有秘書長的另外一位助理高第安先生，也是美國國民；秘書長代表的行政助理麥克狄阿密特先生，也是美國人。

四六。聽了我剛才所說的話，連帶應該注意到下述一件事。美國報紙“華爾街日報”在八月三十日版中有一篇文章報導秘書長“與美國國務院及其他國家經常不斷諮商，以謀擬成一項關於剛果的行動計劃”。這篇文章並且指出，西方國家認為有解除剛果部隊武裝及推翻魯孟巴的必要。該報紙建議，“在局勢極度混亂時”，聯合國“或許可與溫和的、意志薄弱的卡沙扶布總統打交道”。它催促秘書長快幹，表示唯恐在聯合國替叛亂份子採取行動之前，政府已將他們鎮壓。這篇文章恰好發表在秘書長採取其第四次報告書中所述的行動之前，這是值得注意的。

四七。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正當預定的計劃，也就是哈瑪紹先生在第四次報告書中稱為“慎重擬訂和均衡的行動”計劃，付諸實施之際，那同一家有權威、

有力量的報紙在九月十二日——就是一兩天以前——撰文稱哈瑪紹先生的行動是以在剛果危機中幫助西方為目標的，並稱哈瑪紹先生要有“直接干涉剛果內政的更大權力”。

四八。在剛果，為掙脫殖民枷鎖而奮鬥的民族力量，與用盡方法——包括直接侵略在內——要迫使覺醒的非洲人民屈服的強大壟斷企業之間的衝突，已如火山似地爆發。

四九。誰都明白，假使比利時沒有強大的國際壟斷企業為後盾，而且那些壟斷企業得不到它們本國政府的支持，那麼比利時的侵略便決不可能，至少也不會拖延得這麼長久。比利時在北大西洋條約組織中的夥伴同時也是剝削剛果天然資源的合夥人。舉例來說，大家知道，不但有比利時的資本，而且也有美國和英國的資本用來掠奪卡坦加省的富源。

五〇。由於很可了解的原因，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政府都不願公開談起它們對繼續控制剛果所具有的利益。可是，美國新聞界若干報刊深知美國統治階層的心情，在不久以前公開表示全世界到處都把美國看作——而且這個看法很有理由——在剛果具有異乎尋常的利益，並謂“在剛果的動亂局面中，美國顯然居於金融上受損失者的第二位。”據“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報導，美國的投資“在過去幾年內大量增加。由於美國的原子貯存品所需的鈾礦大多仰給於剛果，鉅額美國資金投入剛果的鑛業。美國人購買剛果輸出品中百分之二十以上，其所供應的物資在剛果輸入總額中約佔同樣的比例”。

五一。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其他會員國在剛果共和國附近擁有殖民地，對這些非洲屬地的命運感到憂慮。屬於那個侵略同盟的國家由於利害相共，互允使用它們在非洲殖民地上的軍事基地，來壓制民族解放運動。例如比利時與葡萄牙訂有一項特別協定，規定共同使用比利時設於卡明那的基地，以“保護”葡萄牙在安哥拉的屬地。另一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各國的空軍飛行人員集合在該中心接受非洲實地情況下的訓練。法屬剛果首都布拉薩市內的無線電臺被利用來廣播一切反對剛果共和國政府的言論，這也不是偶然的事。

五二。北大西洋條約組織中所有各國一致共圖防止剛果永遠逃脫殖民勢力範圍，咸欲保持它們對該國無窮天然富源的控制。安全理事會中那些國家代表的行動，莫不證明這便是它們對剛果的政策。

五三。可是，殖民主義者的計劃因魯孟巴政府竭盡力量鞏固剛果共和國的獨立，而無法實現。現在剛果政府的這項政策正與殖民主義國家的利益相背。那些國家當然覺得對付一個分裂的弱國比較容易，也比較方便，而且也易於在其境內保全它們的特權，維持它們的統治。殖民主義者倚賴於分化非洲民族解放運動力量的政策。他們繼續在對剛果從事罪惡活動。他們企圖促使剛果國家經濟崩潰，使它陷於混亂；他們破壞紀律與秩序，對共和國為害無窮；他們還使得人民挨受饑餓及恐怖。

五四。殖民主義者運用他們的得意策略，不顧一切地要把剛果政府說成爲沒有安定國內秩序的能力，並且形容剛果人民爲未開化、野蠻及並無管理自身事務及獨立的修養。他們希望藉此證明，可恥的殖民制度——儘管在不同的名義下——仍有在剛果保存的必要。

五五。殖民主義者執迷不悟，始終不肯了解現代已經不是可以輕易壓制受奴役的人民的時代了。在今日情況下，剛果人民爲建立一個統一、強大及獨立國家所作的奮鬥是鎮壓不了的。今天，誰要是反對這種奮鬥，無論他用什麼巧言花語來搪塞，也隱瞞不住他是站在殖民主義一邊的。

五六。蘇聯政府迭次聲明，聯合國的任何措施如能確實促成安全理事會關於剛果共和國的各項決議所揭櫫的目標，它隨時願意忠誠合作。蘇聯政府也在實際上具體證明了它贊助這類措施的意向，但是任何措施如在事實上有害於剛果共和國而且違背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決議案，它就不能也決不願予以贊助。

五七。同時，蘇聯政府本着一貫的立場，認爲決不應該因爲在聯合國主持下實行集體措施，就剝奪了剛果共和國與其他國家訂結任何雙邊協定的權利。凡是企圖把蘇聯在雙邊基礎上供給剛果合法政府的協助描述成爲干涉該國內政的說法，蘇聯政府一律予以駁斥。這種說法絲毫沒有根據。真正構成干涉剛果共和國內政的並不是友邦給予剛果政府的協助，而是某些國家給予反對剛果合法政府的力量以及所有各種公開或暗中受殖民國家指使的分離主義者的支持。

五八。蘇聯努力幫助剛果中央政府，此舉符合安全理事會關於剛果問題各項決議的文字與精神。蘇聯投票贊成理事會主張援助剛果政府的決議，是要幫助這個年輕的非洲國家在爭取民族獨立的艱苦鬭爭中獲勝，因爲誰都知道，蘇聯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之一是

堅決支持一切爲掙脫殖民統治而奮鬥的力量。蘇聯多次公開聲明它要一貫奉行這個政策，不管殖民國家喜歡不喜歡。

五九。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蘇聯與幾內亞發表的聯合公報宣稱：“蘇聯政府完全支持非洲人民的獨立運動，深願幫助這些人民獲得享受民族獨立及主權的權利”。

六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先生在幾內亞總統薩庫·杜雷先生離開莫斯科送行時，代表蘇聯全國致辭說：“非洲人民在蘇聯身上有一個真正的朋友，在他們爭取民族解放時可以倚靠”。

六一。蘇聯推行這項對非洲人民友好的政策，決不想在非洲國家內取得絲毫利益、優惠或特權；它並不想在非洲建立任何基地。它在與非洲各國的關係上，嚴格信守萬隆會議、亞非人民團結會議及非洲獨立國家會議所宣示的各項原則。

六二。蘇聯政府曾於一九六〇年九月九日發表一項關於剛果情勢的聲明，其中載有下列兩段：

“剛果共和國內情勢的發展顯示，殖民主義者意圖損害這個非洲國家的獨立與完整以及損害其人民及合法政府的陰謀愈來愈有危險性。各種事實，特別是最近幾天發生的事實，確鑿證明比利時殖民主義者，他們在北大西洋條約組織中的盟國——尤其是美國——以及根據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派往剛果而實際上成了殖民主義者之僕役的軍隊司令部聯合一致行動，共謀消滅剛果人民的自由。如此悍然干涉剛果共和國的內政，真是公開詆毀安全理事會爲保障剛果獨立及完整所通過的各項決議案。”〔S/4497，第一段。〕

“……實際發生的情形是，殖民主義者勾結成爲一個團體，其目標在壓迫這個年輕的非洲國家——剛果共和國……現在，整個非洲，乃至全世界，都親眼看到有一種企圖，要在聯合國藍色旗幟的掩護下，以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各國的集體殖民主義來替代剛果境內原有的一批殖民主義者。”〔同上，第十段。〕

六三。秘書長在第四次報告書中所開列的各項提議一旦付諸實施，結果就會造成事實上是聯合國對剛果施行託管的局面。這正是殖民主義者要想利用若干國家，包括非洲國家在內，依照安全理事會決議派往剛果的軍隊來實現的目的。可是，非洲國家出於它們與剛果人民如同兄弟一般親密的情誼而提供軍隊，用

意決不在讓這些軍隊被利用來消滅剛果人民的自由及獨立。那些國家豈能不體會到，如果剛果人民喪失了獨立，它們本國的獨立及自由就會受到重大的打擊。

六四。蘇聯國務院總理赫魯曉夫先生在我剛才提到的九月十三日向“每日快報”發表的一篇談話中，就剛果當前情勢提出了下述意見：

“最不成體統的事是，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利用聯合國秘書長哈瑪紹先生來實行他們的政策。這不能說是哈瑪紹先生不了解這一點。不，他完全明瞭，他是明知故犯地爲了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的利益而這樣做。但是，歷史的巨輪是不能逆轉的。人們固然可以設法延滯歷史的演進，但是歷史的巨輪遲早會把所有抓住輪輻要使它停止前進的人摔下來的。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將獲得獨立。所有愛好和平的民族及國家將幫助他們做到這一點。”

六五。剛果人民忍受慘重的犧牲，並不是爲了要掉換一批主人。他們努力要把國家的行政緊握在他們自己的手掌中，使他們可以成爲本國資源的主人翁，並且可以採取符合他們自身利益、而並非外國壟斷企業利益的政策。

六六。安全理事會曾多次討論剛果情勢，通過了有價值的、極妥當的決議案，以冀確保剛果共和國的獨立及完整，並協助剛果政府恢復受殖民主義者搗亂的正常狀態。可是，現在竟有人企圖阻撓那些決議案的執行，並且利用各國提供聯合國軍司令部的軍隊加害於剛果。因此，無怪那些提供軍隊的國家的代表，有許多已在對他們本國軍隊應否續供聯合國軍司令部調用一點表示疑問。

六七。在這種新的情況下，蘇聯政府認爲安全理事會務須採取緊急行動，立即制止對剛果內政的任何方式的干涉。本此目的，首先必須將聯合國指揮下的部隊從他們所佔領的一切飛機場撤退，並且把那些飛機場全部無條件交還剛果政府。國家無線電臺也應該交還給剛果政府，完全受它無限制的控制。聯合國軍司令部不照原定宗旨使用根據安全理事會決議派往剛果的軍隊，應予撤換。同時應使剛果共和國的合法政府能在剛果全國領土上行使主權及權力，不受聯合國代表的任何干涉或阻礙。

六八。蘇聯代表團絕對反對任何企圖利用聯合國軍對抗剛果中央政府軍隊的行動，或不經剛果政府同意而企圖解除該國軍隊武裝的行動。我們認爲這種行

動不僅背棄當初邀請聯合國軍前往的剛果政府，而且也是背棄剛果人民。

六九。赫魯曉夫先生講到剛果前途的瞻望說：

“剛果情勢如何發展，須至將來方可知分曉。但是有一件事很明顯：殖民地國家的人民決不會鬆懈他們的努力，決不會向殖民主義者投降。就剛果的政治及社會發展而言，剛果人民將自行抉擇未來的路線。現在已是由聯合國選擇適當途徑的緊要關頭了。我們希望大會下一屆會能對這個極端重要的剛果問題表示意見，而且聯合國將採取適當的政策，替爭取獨立及自由的人民的利益着想，而不爲殖民主義者的利益打算。蘇聯向來幫助，以後要繼續幫助剛果人民的獨立鬭爭，使他們很快就能結束殖民制度，成爲剛果共和國全部富源的真正主人翁和所有人。”

七〇。蘇聯政府期望它爲求安全理事會關於剛果問題的決議切實執行起見所作的努力，能獲得所有對民族獨立及人民安全深切關懷，而不願聯合國與殖民主義者同流合污以致玷辱令譽的國家一致支持。

七一。秘書長：理事會各位理事剛才聽到一長篇演說。現在時間不早了。因此，我援用答辯權發言，頗感猶豫。可是，鑒於蘇聯代表的言論，我覺得不得不答辯。在聯合國各機關，包括安全理事會在內，我素來的守則是不參加辯論，而限於提出解釋及說明事實真相。但由於今晚的情況，我離開這條守則說幾分鐘話，我想各位理事是會諒解的。

七二。蘇聯代表親口說，並且引證蘇聯政府及赫魯曉夫先生的聲明，說我是明知而故意供實施帝國主義計劃之用的工具，而且明知而故意爲殖民主義者的利益效勞。我知道，蘇聯發言人在這方面自信他表達了亞非州人民的意見；蘇聯是以替他們傳達意見者自居的。

七三。我深信這些人民一定注意到蘇聯代表的陳述，並且將以極大的興趣加以研究。他們能够自己下判斷。他們諒必會把他們的見解表示出來；我認爲他們的反響才是有切身利益關係，而且對我在剛果及歷年來在亞非州的活動有直接而徹底的認識的人民的反響。

七四。我的服務紀錄擺明在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的眼前，完全有案可稽，用不着我另加補充或說明。我要讓這個紀錄來爲我辯護，我祇要說明這一點就够了。

七五. 所以, 我認爲我不必去查閱“華爾街日報”等等, 而且關於這個問題, 那家報紙既然並不能根據任何內幕消息或憑任何權威發表言論, 我也不會向任何人建議去查閱的。蘇聯代表說它的反響具有代表性。也許這是那家報紙的特性: 我很少讀它, 所以也無從說起。無論如何, 就聯合國及其秘書長履行職責的方式而言, 所引述的那些話是毫無代表性的。

七六. 據稱在最初兩個月內, 駐在剛果的我的私人代表是一個美國人, 可是不曾提到, 由於這個人在聯合國秘書處中擔任的職位, 並且由於他個人在維護非洲人民及少數集團的利益方面具有無可倫比的服務紀錄, 這個職司自然就落在他的身上。

七七. 又據說, 我的行政助理, 一個美國人, 在雷堡市駐留了十來天或兩星期光景, 可是不曾提到現任的私人代表是一個印度人, 他在未奉令調動前將繼續駐留在那邊。

七八. 我不免有一個印象, 覺得卓越的發言人似乎認爲第四次報告書並不完善, 我在隱瞞某些事實。我倒認爲我或許錯在趨於相反的極端。我相信各位理事不見得認爲我講到聯合國活動的話不如我講到其他方面的活動的話那麼直言不諱, 那麼坦率。無論如何, 我不曾聽到舉出任何正確的例子來證明報告書不完備的說法。

七九. 關於第四次報告書, 據說我主張一切協助俱以經由聯合國提供爲宜, 可是不曾提到這點主張最初見於第一次報告書, 而該報告書曾由理事會經蘇聯以可決票同意表示嘉許的。據說, 我在第四次報告書中指出, 遇人權受嚴重侵害時, 爲保護平民起見或有暫時解除軍隊武裝之必要, 可是不曾提到, 自報告書顯然可知, 我所指的是那些不服從上級命令、肆虐劫掠的部隊。尤其不曾提到的是, 這次報告書的主要宗旨在爲剛果籌款, 因該國於獨立之日國庫中祇有够兩星期用途的儲備金, 而且在目前及相當長久的將來都不可能支付人民基本服務事業所需的正常經費。

八〇. 因此, 所謂以剛果名義對我提出的指控相當不完備, 而且不幸還出於錯誤的傳聞。我們從未將剛果軍隊的任何部隊解除武裝。下令卡塞地區停火的不是我們, 而是剛果陸軍司令部。根據我們的報告, 我們派觀察員駐在邊界係出於該司令部的請求。我未聞有聯合國軍隊與剛果共和國正規軍隊對抗的情事。恰好相反, 剛果部隊司令部與聯合國軍司令部之間天天保持密切合作, 由於聯合國軍副總司令摩洛哥籍的

喀泰尼將軍應魯孟巴先生之請兼任剛果陸軍的首席軍事顧問, 雙方更是合作無間。講到喀泰尼將軍, 我不妨再度提請理事會注意, 尤其要請蘇聯代表注意, 現在被說成爲殖民分子的聯合國軍司令部, 除了總司令是一個從來沒有殖民地的國家國民以外, 包括有一位摩洛哥將軍和一位衣索比亞將軍, 目前由一位印度將軍佐助。當然, 我最近也看到某些官方聲明暗示, 連若干非洲國家現在也變成了殖民分子。老實說, 究竟這個名詞在現代政治術語中作何解釋, 我開始感到迷惑了。

八一. 我們剛才所聽到的那篇演說, 涉及理事會在佐林先生到此以前已經仔細辯論過的各項問題。例如, 各位諒必記得, 理事會曾經開過一次很長的會議, 專行討論卡坦加問題。理事會也曾對諮商問題, 對現在重新提起的那些控訴, 有過長久的討論。在這方面, 據說有一次我的代表之一在總理召見時不到。其實, 那次事件正可作爲諮商所涉困難的例證。我的代表想見總理, 約了八天沒有結果, 最後在九月五日夜間, 才召他在清早四點鐘去見總理。如果他那時不能赴會的話, 我不能責備他。

八二. 關於比利時撤退問題的話說了不少, 我發現言中似乎暗指我多少是在蒙騙理事會。在這一方面, 我祇想指出, 卓越的代表所述各節的論據, 除了只有一點不是引用我的話之外, 我相信都是引自我自己所發表的文件。難道忘了我是首先對撤退遲延表示譴斥的人嗎?

八三. 另外一點批評所根據的理由是: 依照七月十四日決議案的規定, 唯有剛果政府才能決定軍隊應於何時撤退。這顯然是認爲我彷彿已將那個權利據爲己有。我並未這樣做。但是安全理事會或許記得, 除了憲章第二條第二項的規定及理事會在七月二十二日會議上表示嘉許的第一次報告書以外, 還有與剛果政府締結的基本協定。所有這三項文件都對剛果政府有拘束力, 它必須對聯合國措施的宗旨作善意的解釋。

八四. 我實在不能長此繼續一點一點說明或更正下去。理事會今晚還另有重大得多的問題需要審議。我在結束發言時祇再說一點: 在總共一百二十七名非軍人的專家中, 有八十七位專家的本國無論怎麼想像也不能說是與北大西洋條約組織有任何連繫。此外, 在聯合國軍中——我想現在總共約一萬八千人——有五百名左右來自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各國, 但其中半數是我們因爲波蘭未能幫助而不得不接受的。

八五。聯合國正在作重大的努力，以謀發揚及充實剛果共和國的獨立。對聯合國組織的行動不容有任何誤會，任何錯誤的傳聞，或任何錯誤的解釋，以免妨礙這項事業的進行；我知道非洲各國莫不充分瞭解這項事業的重要性，它們自身也盡了很大的力量支持聯合國在剛果的工作，所以據我看來，說它們受蒙騙，的確是對不起它們的。

八六。Mr. SLIM (突尼西亞)：我在開始辯論剛果情勢的實體時發表意見，並不打算對理事會目下問題的所有各方面一一討論。在辯論過程中，我也許要請主席允許我再度發言，以便進一步闡明我國代表團的立場。

八七。自從安全理事會此次對剛果情勢進行第五次辯論以來，我國代表團一開始就強調這個情勢非常嚴重，尤其是鑒於本月初以來事態的發展。

八八。秘書長的第三次報告書暨補遺，他的第四次報告書，以及他在這裏所發表的十分清楚、精確和詳細的陳述，都顯豁表明這個情勢的嚴重性，以及安全理事會因而擔負的愈來愈重的責任。

八九。這項問題，據我們看來，牽涉愈來愈廣；在這項行動的初期，事關保障我們非洲人熱心關注的一個年輕共和國的完整及政治獨立；同時也事關貫徹安全理事會為實施這項保障以三項決議案決定採取的聯合國行動；如今，情形愈來愈明顯，這個問題對國際和平及安全確有重大關係。

九〇。因此，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將儘量採取謹慎客觀的態度，不以意氣或感情用事，以免擾亂如此重要的討論中的氣氛。

九一。理事會上次在八月二十二日舉行〔第八八九次〕會議時，當着剛果政府代表的面，解決了關於其各項決議案的爭議；自從那次會議以來發生了幾件可喜的事，令人樂觀而懷有希望。

九二。其中有一件是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五日在雷堡市舉行的非洲獨立國家會議。這個會議在與兄弟般的剛果政府一起討論該國情勢之後，於八月三十日發表了一項重要的聯合宣言，結束工作。我要將那篇宣言的基本要點，至少其中與我們的討論可能直接有關的幾點，分析一下。

九三。非洲獨立國家會議在那篇宣言第一部份中，於說明其行動的理由後宣告如下：

“譴斥任何分離運動及一切意圖分化剛果共和國領土之殖民主義策略；

“對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即該國唯一合法政府，給予充分援助及支持，藉以奠定及鞏固剛果共和國之獨立、統一及領土完整；

“向剛果所有政治領袖作緊急嚴正之呼籲，促請保全該項統一，並為剛果及非洲之最高利益計，相互諒解、合作。”

九四。宣言第三部份標題為“剛果共和國與聯合國間之合作”，非洲獨立國家會議在其中宣告如下：

“在此一方面認為聯合國之活動旨在防止剛果共和國領土淪為兩集團間冷戰之戰場，故並不危害國際和平及安全；

“宣告聯合國與剛果共和國間有開誠合作之必要；

“對剛果共和國為使該項合作融洽無間、能收實效計所作之努力，表示讚揚並予充分支持；

“讚揚聯合國致力謀求剛果和平，一面促使比利時侵略軍隊自剛果共和國全境完全撤退，一面促成剛果共和國政府收復卡明那及基東那兩基地。”

九五。那篇宣言附有致秘書長私人代表彭起先生的一件專函。

九六。這幾點據我看來是聯合宣言的基本要旨，由此顯然可見雷堡市會議的結果確可令人懷有正當的希望。

九七。非洲獨立國家就此再度具體證明了它們經過縝密思慮一致要在法律與正義的基礎上互相合作的決心，共圖保障剛果的統一、獨立及領土完整，促進該國的和平及政治安定，並防止剛果、乃至整個非洲，成為戰場或國際嚴重衝突的根源。我們相信，這種為正義而團結一致還能發生進一步的作用，可幫助剛果不同各派愛國人士實現可喜的和解，使他們能顧全其本國政治統一及獨立的大局，自行解決其國內糾紛。

九八。尤有進者，非洲獨立國家會議發表聯合宣言的用意，並非把它當作一種虛玄空泛的意思表示而已。緊接會議之後，在一九六〇年八月三十一日當天晚上，就籌備在雷堡市召開該會議職員、剛果政府所派代表與秘書長特派代表三方面的會議。召開會議的目的是要消除誤會，並造成各本誠意真正合作的必要氣氛，以便進一步實施安全理事會決議案。

九九．秘書長特派代表已向剛果政府提議，在聯合國駐剛果特派團與剛果政府之間設立經常的聯絡機構。

一〇〇．原則上的協議本來很快就可以達成，這樣便可能依照安全理事會決議案與剛果政府進行磋商，而且聯合國也能够在不妨礙剛果主權的情形下，根據安全理事會所授予的使命，執行一切職務。本此精神，本來也可以商定聯合國軍以及剛果政府使用飛機場的辦法。

一〇一．所以，在一九六〇年九月一日誤會已經消除，剛果政府與聯合國駐剛果特派團之間建立了妥當的、有利的聯繫，可便於開誠合作。

一〇二．孰知幾天之後，剛果境內發生了新的事件，使情勢一天比一天複雜而且危險。據我們看來，造成那些事件的原因有多種，全都同樣重要，必須加以絕對客觀的分析。

一〇三．第一，比利時政府顯然並未盡心竭力從剛果撤退它的軍隊。儘管安全理事會先後在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七月二十二日及八月九日三項決議案中愈來愈堅決要求比利時政府撤退軍隊，可是這批軍隊到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比利時政府明確承諾把軍隊撤退完畢之日以後，依然留在那邊。又自秘書長於九月七日提出的第三次報告書補遺 [S/4475/Add.2]，可知有不少比利時軍官冒充為卡明那基地上的技術人員，而該基地的工場原定改充這個年輕共和國的民用工場，其業務通常並不需要增添那些額外的技術人員。

一〇四．此外並有幾百名比利時軍官和憲兵到來增援及指揮卡坦加境內的叛徒，以圖訓練及組織他們反叛中央政府。在此期間，從比利時運來的武器用來接濟卡坦加及其他區域內的分離主義運動，儘管有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決議案 S/4426 正文第五段的規定，還是照樣供給。我引述該段如下：

“促請所有各會員國，依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五條及第四十九條規定，接受及執行安全理事會決議，並互相協助執行安全理事會所決定辦法。”

而且這也是完全不顧秘書長的歷次抗議。

一〇五．我在以前辯論時避免強調比利時軍隊之干涉剛果不但對該國、而且對國際和平及安全可能引起的危險及嚴重後果。這種顯然侵略性的干涉既與憲章違背，亦非尊重國際法之道，我在那時也避免追究其真正動機及目的。

一〇六．現在情形可是非常清楚，鑒於一再的拖延及比利時當局的缺乏誠意，可見這種干涉的根本動機並非要對在七月份第一個星期內受到威脅的比利時國民提供保護。還有一點也非常清楚，這項行動積極鼓動了比利時首先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予以承認的一個獨立主權國家內的變亂、分化及分離運動。這種鼓動不但確鑿證明有侵害獨立國家的完整及主權的情事，而且也可能造成一種對國際和平及安全極端危險的情勢。

一〇七．突尼西亞代表團認為現在安全理事會務須對這件事作一切適當的決定。

一〇八．我詳細討論到比利時自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一日以來對剛果所進行的這種干涉行動，因為我們深信它惹起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結果不但對剛果境內的安定及秩序，而且對國際和平及安全都有嚴重的妨害。

一〇九．如今愈來愈明顯的是，在這個年輕的非洲國家內——外界對其獨立以前的情況很少了解——比利時毫未替剛果人預作準備，使他們能够擔當獨立之後的職責。

一一〇．繼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一日發生的事件之後，行政機構內部與保安部隊及為維持治安、伸張法律所必需的其他機關內部都發生了真空現象，以致造成一種助長混亂傾軋的情勢。駐在當地的比利時顧問，其意見在政治上未必毫不偏私，也有不少牽連，不但惹起我們目前所看到的變亂及紛爭局面，而且還引起一種對偽裝的比利時人員或任何模樣相似的可惋惜的恐懼心理。

一一一．我們認為，這種恐懼心理是所有牽涉到歐洲人乃至聯合國人員的誤會及不幸事件的根本原因。由於這種普遍的恐懼心理，由於比利時軍隊及准軍事部隊雖經秘書長迭次抗議而顯然遲延撤退，並由於當聯合國特派團在剛果共和國全境各地推行其任務之際，比利時人卻繼續在訓練及以武器裝備反叛該共和國政府的軍隊或部隊，結果自不免使剛果情勢的緊張強度大為增加。

一一二．剛果政府面臨分離主義者威脅國家統一完整的活動。它有儘速制止這種活動的責任。儘管過去曾作種種努力及呼籲，以謀獲得和平友好的解決，使全國能在現行憲政體制內恢復統一、和睦及合作，卻未收效果，使我們不禁深感遺憾。剛果共和國政府沒

有別的辦法，祇得使用每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為維持治安及憲政法統起見非運用不可的正規軍隊。

一一三。到了那時就發現調動軍隊所需的運輸工具不够應用，而且也缺少受過訓練的人員，致無法靠他們循規蹈矩的行動盡量避免流血及部落間自相殘殺的鬭爭。

一一四。剛果政府當初以為聯合國特派團能供給其軍隊所需的運輸工具，可是理事會在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七月二十二日及八月九日通過的三項相輔相成的決議並未授權這樣做。關於這一點，八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會中的辯論表示得很清楚，當時理事會對秘書長執行其所負使命的權力即作此確定的解釋。聯合國特派團將喀泰尼將軍供剛果政府調用，固然對整頓剛果正規部隊有所貢獻，但是理事會決議所授予的權力止此而已。這是不够的。

一一五。剛果政府鑒於其對維持治安及維護憲政制度所負的職責，認為有在卡塞及巴匡加採取軍事行動的必要。這項軍事行動祇關涉國內安全，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竟為此供給運輸工具，我們深感遺憾。這是不幸的事，無論如何必須避免，因為它有使涉及剛果的冷戰加劇之虞。它也可能在國際上引起嚴重後果，使非洲腹地遭受世界上另一地區所遭受的災殃。

一一六。這次在巴匡加進行的軍事行動似乎是剛果國家元首與魯孟巴總理在上星期發生甚可惋惜的嚴重衝突之根本原因。國家元首與總理之間的這種衝突，以一般政府危機而論，本身就很嚴重，而在剛果，由於當地環境，目下已有的紛爭局面以及已使全國分裂的公開武裝叛亂，格外嚴重堪慮。

一一七。我們原來盼望這種衝突能夠避免，但事實上既已發生，自宜從速解決，尤應循和平的憲政途徑解決。這種激昂達於極端的氣氛後患不堪設想。聯合國駐雷堡市的代表面臨這種情勢，於是就封閉無線電臺，並且不許飛機場供聯合國以外任何方面的交通之用。

一一八。這些行動被批評為干涉剛果內政。秘書長在此次辯論開始時，於九月九日〔第八九六次會議〕提出報告書替這些行動辯護，我國代表團認為他所舉的理由是完全恰當的、正確的。

一一九。九月五日晚間，國家元首卡沙扶布總統將剛果總理魯孟巴先生免職，後來總理又宣佈將國家元首免職。

一二〇。聯合國代表鑒於剛果國內激昂的氣氛及普遍混亂的情況，不得不立即採取緊急措施，以免國內和平及安定受到嚴重威脅。按照安全理事會的決議，他們須與剛果政府諮商，方可採取行動。然而，如為此目的與兩造中任何一造接洽，則坦白客觀地說，勢必有左右憲政爭執的影響。又如因無法諮商而不採取防範行動，不啻坐視剛果受到嚴重的、可以預見的威脅，禍患堪虞。他們因而封閉了無線電臺及飛機場。秘書長在九月九日的陳述中說明，這些步驟原來是非常應變性質的，而且根本為臨時措施。他並且強調，他當時希望剛果議會表決的結果能使爭執獲得解決，情勢趨於安定，從而可使飛機場立即開放，照常應用。可是，他認為情勢依然如故，以致他覺得必須明白請求理事會審議此事，以便給予必要的指示。

一二一。理事會目下有一系列的電報，其中之一〔S/4500〕係國家元首卡沙扶布總統於九月十日發出，其中明白表示請聯合國軍暫時繼續守衛飛機場及無線電臺；假使沒有這一批電報，我們就會毫不猶豫建議重新開放這些場所，因為觀乎當時一般情勢似有恢復理智的跡象，憲政爭執也有和平解決的希望。

一二二。我國代表團懇切盼望情勢迅即趨於安定。在此次辯論開始時，本來還可能指望於短期內求得適當辦法，在一面保證聯合國軍行動自由，一面尊重剛果主權的情形下，使無線電臺可供正常用途，並開放飛機場供正常交通之用。我已說過，對飛機場如此安排的協議已於一九六〇年九月一日在雷堡市商定。今天我發現這個問題已經確實解決，甚感欣慰。

一二三。說到這裏，我要講回到剛果情勢中使我們憂慮的另一方面。秘書長在九月七日第四次報告書〔S/4482〕中促請理事會注意剛果共和國的財政經濟狀況。他請求設置聯合國剛果特別基金，以便為應付緊急需要計，在適當的管制下支付剛果政府目前所不能負擔的公款開支。

一二四。我國代表團認為，理事會不妨籲請各會員國志願捐款，藉以設置這項基金，當可使這個年輕的共和國受惠不淺。這項基金在目前可確保剛果的各項公共服務不致停辦。這項基金本國際團結的精神而設立，由聯合國監督——也就是由我們國際社會全體，而並非由任何一員監督——足使這個年輕的共和國獲得財政獨立，唯有如此才能保證真正的政治獨立。這種撥款辦法等到剛果政府能靠自身財源負擔公款開支時，當然就立即停止。而且，這也毫不妨礙該政府向

任何非洲國家請求提供友愛的援助，俾減輕其在此艱難時期所肩負的重擔。

一二五．我現在談到聯合國前於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根據剛果政府的明白請求所決定的軍事援助問題。聯合國在非洲團結的基礎上採取這項行動，並不因而減少其國際性質；現在事實再度證明，這項行動迅捷有效，甚有益處，因在兩個月之內，它已使比利時軍隊——除零星一部份外——自剛果全境撤退，從而使剛果的統一及領土完整可有確實鞏固之望。我們不能不再次表示慶幸，並向秘書長致誠摯的敬意；他忠於職守，努力不懈，公正無私，實在值得我們尊敬及感謝。

一二六．聯合國的行動因而必須針對理事會自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以來所作決議內規定的目標，竟其全功，以期維持國內的安全、秩序及法紀，並防止該共和國成爲危及國際和平及安全的冷戰戰場。這項行動竟引起種種誤解及誤會，我們不禁感到遺憾。

一二七．我們認爲，這些誤會完全是由於理事會於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七月二十二日及八月九日所通過的三項決議案而起的。這三項決議案構成一體，並且互相補充，但彼此之間似乎略有牴觸，至少有幾段是如此——尤以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決議案第二段與八月九日決議案第五段爲然。據我們看來，這種解釋上的衝突已在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一日理事會的討論中全部解決。

一二八．理事會在那天以前主要關心的問題固然是在確保比利時軍隊自作爲不可分割的整體而論的剛果全部領土上完全撤退。但理事會的決議畢竟是人的舉措，自未始不可參酌在其實施之際所發生的事件加以改良。在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會討論時，我國代表團曾提出視情況必要酌作調整的主張。我要引述我當時就這一點所說的話：

“正如我在這個聲明的開始說過，比利時軍隊的撤退幾已完成。那些仍然留在卡明那基地的軍隊很快就要撤退。因此目前可能有相當伸縮的餘地，可以給剛果政府一切可能的保證，以及鞏固剛果統一與恢復該領土寧靜及穩定所必需的協助和合作。”〔第八八八次會議，第一三三段。〕

一二九．聯合國在剛果所採行動的首要目標，無疑是一面確保比利時軍隊完全撤退，一面協助剛果共和國政府，使其本國保安部隊完全能夠擔任職責。顯然，這些職責在於維持秩序及維護法紀。七月十四日

決議案 S/4387 在第二段內提及此種協助，稱之爲技術性的協助。

一三〇．但是，聯合國能不能袖手旁觀，以待那種協助發生實際效果呢？難道它不應幫助加強剛果政府的力量，並於必要時協助該政府維持秩序及維護法紀嗎？我國代表團認爲理事會有在這方面承擔責任的義務。

一三一．比利時干涉的後果似乎不幸愈來愈嚴重。剛果國內衝突不休，繼比較安定的期間之後接着發生劇烈的危機，使該國的和平及國內安全大受威脅。

一三二．憲政上的衝突愈演愈烈，有在剛果的首都釀成內戰之勢，在最近更使局勢益發混亂不安。本組織對此衝突當然決無干預之理，自更不能謀以任何方式代爲解決。這必須由剛果人民自求解決，而且須由他們獨自解決。不過，我們懇切希望他們儘量以和平的方法去求解決。但願這句話不致因局勢急轉直下而成爲白說了。

一三三．上述情勢不幸發生在冷戰重起之際。我始終深信，假使今年年初各方對緩和國際緊張情勢所存的希望繼續存在，情形必然會大不相同。我國代表團認爲，剛果領土一旦變成爲主義上或其他方面的戰場，結果對誰都沒有益處——對非洲無益，對剛果尤其是不利。

一三四．本組織面臨這種危險，不能消極旁觀。安全理事會負有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責任，必須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來遏止一切威脅。

一三五．突尼西亞代表團鑒於剛果內爭不息，以致該國公共生活繼續混亂不堪，故認爲安全理事會出而在剛果各派政治領袖之間從中斡旋，合力共圖恢復剛果共和國的統一，實爲適宜有益之計。我深信，他們在愛國心的啓示下，必能便於彼此讓步；而在目前，欲求在安定和平的氣氛中維持民族統一及從事國家復興建設，實非如此讓步不可。倘若我國代表團所提議——至今尙屬非正式提議——的那種斡旋行動能經安全理事會加以決定，或由理事會本身認真採行，以理事會的道義權威爲其後盾，則不妨請剛果問題諮詢委員會中若干現有的亞、非洲委員國參預。這項行動的宗旨在邀集剛果政治人物，共謀恢復這個年輕的共和國中建國所必需的互相信賴的氣氛。我們認爲，這項行動應專以此爲目標，而且應在憲政法統的規範內進行其事。

一三六．安全理事會在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擔當起促成剛果共和國內和平及協調的工作。這項工作必須以剛果人民的利益為重，以非洲及全世界的利益為重，努力推行，以迄達成其目標為止。儘管現在有種種困難及誤會，它的益處終究會分明的。

一三七．突尼西亞以非洲國家的地位，認為聯合國始終是我們的最堅固的屏障，也是最可靠的庇護所，可使我們的主權及我們新近獲得的獨立免受侵害，關於這一點，絕無爭議或遲疑的餘地。

一三八．在非洲，我們站在獨立的邊緣，深感我們對於所有為重新取得他們應得的自由而奮鬥的兄弟們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現在我們所遭遇的問題是如此的嚴重，以致我們一己所有的個別問題都居於次要了。

一三九．由於我們知道我們的利益何在，我們的真正救星何在，於是我們對於在憲章的基礎上及在附

屬機關協助下執行職責的本組織益發具有堅定的信心。本組織雖有其缺點，卻是我們真正獨立的最穩固保障，也是實現我們蘄求和平及自由的願望的最可靠途徑。

一四〇．主席：現在已經過了午夜。我想提議我們等到今天午前十時三十分舉行下次會議時再聽突尼西亞代表演詞的傳譯，然後繼續進行辯論。請問突尼西亞代表是否反對將他的演詞留至下次會議傳譯。

一四一．Mr. SLIM (突尼西亞)：主席，我完全聽你和理事會作主。

一四二．主席：我感謝突尼西亞代表的話。既然並無異議或意見，理事會現在散會，至午前十時三十分再舉行會議。

九月十五日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I.
- 奧地利**
Gero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 玻利維亞**
Librerí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 巴西**
Livre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í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 中國**
臺灣, 臺北, 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 河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 哥倫比亞**
Librerí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í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 捷克斯拉夫**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ída 9, Praha 1.
-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 厄瓜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 宏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 菲律賓**
Alea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 葡萄牙**
Livre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í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yiga, Smolenskaya Ploshchad, Moskva.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 聯合王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í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igon.
-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901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 N.

Price: \$U.S. 0.35; 2/6 stg.; Sw. fr. 1.5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U.I.R.I.-62-05146
July 1962-100